

扭曲了的英雄

學林出版社

學林出版社

【韩国】金宰民

【李文烈

扭曲了的英雄

作者 李文烈〔韩国〕

翻译 金宰民〔韩国〕

学林出版社

(沪)新登字 113 号

责任编辑：晓 羽

封面设计：宋珍妮

扭曲了的英雄

〔韩国〕李文烈著

〔韩国〕金宰民译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2.75 插页 4 字数 41,000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18-093-0/I·39

定价 4.00 元

内 容 简 介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读到权力的形成与没落。作者将一部民族史浓缩于一个小学校的教室中，并将权力的真实体现扩散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作者以一个儿童的世界，以一个孩子的集体生活，探究了成人世界权力的兴盛与衰亡。构思新颖，立意深刻，值得一读。本书曾在1987年获第十一届“李劫文学奖”大奖。此书1987年9月10日第1版，至1993年4月15日发行第78版。目前已译成美、法、日等多种文字，并已改编成电影。

序

我对朝鲜半岛的古代文学知之甚少，对于韩国的当代文学知之更少。记得1986年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图书馆里翻到过一本《红白花传》的抄本，当时十分高兴，自以为得见了一种未见著录的中国古代小说。回国后，就把它写进我主编的《中国历代小说辞典》（宋元明卷）中。后来才知道，这部用娴熟的汉文描写中国才子佳人故事的传奇小说，竟出自古代朝鲜人之手。这正像有人把古代朝鲜小说家金万重的《九云梦》当作中国小说一样，看来似觉可笑，实在也是情有可原，因为仅从作品的内容和表达的形式来看，都是无法辨别这类小说作者的国籍的。自此以后，我对古代朝鲜的文学稍稍留心，但苦于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十分匮乏，故一时很难有真正的进展。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中韩建交，两国学术界的交流也频繁起来，将中、韩两国的文学联系起来研究的文章也时能读到。但就我接触到的情况来看，多数是着眼在中国对朝鲜文化的影响，较少地

注意朝鲜和韩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台湾等地的一些学者发起的“汉文化整体研究”和准备编辑出版80册的《域外汉文小说丛刊》(其中韩国的就占50余册),主要也是着眼在汉文化对于亚洲国家的影响。而事实上,一部人类的文明史,也往往是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尽管国家有大小,历史有长短,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对人类文化作出贡献,都一方面在接受别国文化的同时,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文化传往别国,从而丰富了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库。就以古代的小说来说吧,汉文化固然对朝鲜小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朝鲜小说对中国小说也不是没有作用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九云梦》与《九云记》的故事。《九云梦》由朝鲜文学家金万重作于17世纪80年代,约于19世纪初传入中国本土后,由一位中国作家以“无名子”为笔名,将它改编和再创作,把篇幅从3卷16回扩展到9卷35回,并易名为《九云记》。换言之,中国小说《九云记》就是在朝鲜小说《九云梦》影响下的产物。而这部在中国本土上早已湮没无闻的《九云记》,又恰恰于十几年前在韩国岭南大学校中央图书馆汶波文库中发现。这正是中韩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可惜的是,人们目前对于这类中韩文学双向交流的事例注意还不够,发掘得还不多。至于放眼在今天,如何促进当今中韩文学的双向交流,自然更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1993年,韩国金宰民君来复旦大学留学,从我攻

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硕士学位。他是釜山人，毕业于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对中国小说素感兴趣。他在钻研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和中韩文学比较的同时，也萌发了将韩国当代小说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念头。对于他这种志在促进中韩文学交流的愿望，我当然双手赞成。于是他就抓紧业余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之下，奋战了半年，终于将韩国当今的小说名家李文烈先生的名作《扭曲了的英雄》翻译成中文，奉献给中国的读者，这不能不说是值得庆贺的事。特别是在当前中国读者对于韩国当代小说十分陌生的情况下，就翻译、介绍韩国小说这件事的本身来说，也是难能可贵、很有意义的，更何况他所翻译的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名小说呢！

《扭曲了的英雄》用冷峻的笔触，描绘了自由民主精神在强权专制统治下的屈辱和挣扎、张扬和曲折。这是一部韩国民族史的缩影，也在人类进步史上多少带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作者在表现这一主题时，让主人公“我”作为一个小学生，用一颗“童心”去观察世界和适应世界。明代大思想家李卓吾曾说：“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人心之初，应该不受污染，故“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用一颗“本心”去认识世界，犹如用一面明净的镜子去观照，容易得到正确的结论；用一颗人的“真心”去对待世界，也必然忍受不了强权对于人性的压抑。于是就有了挣扎，有了反抗，有了对于自由和民主的向往。但作者所表现的这些“童子”却

并不是那样的天真无邪，一派烂漫。在那样的一个世界里，竟连“童子”也都不是成为强权的代表，就是沦为强权的奴隶。“我”在专制的高压下面痛苦过，挣扎过，但最后竟不知不觉地忘却了“自由和合理的记忆”，自然而然地走向了“妥协、屈从”的道路。“哀莫大于心死”，这真是人类的最大悲剧。当然，在“新老师”的领导下，小说也描写到了一场民主“革命”。但在漫漫的人生道路上，主人公“我”还是感到前途茫茫，处处压抑，不能不使他感到：“我的人生道路必定充满失败的预感，是无法走通的。”小说最后，当“我”借酒浇愁到深夜，慢慢地滴下几滴眼泪的时候，留给读者的也将是一种深深的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莫名的悲观”。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假如说严石大代表强权专制，新老师象征民主势力，稍有一点图解政治的色彩的话，那么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中，用第一人称塑造起来的“我”，则犹如一张白纸而被当今这样的世界刻画成了一个既保持着自尊的天性，又忍受着痛苦的屈辱，既呼唤着民主的空气，又充满着悲观的情绪的活生生的人。这样一个既保持着人的尊严，又多少被扭曲了人性的“我”，或许在近现代的动荡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能找到他的影子。他能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也能更好地认识人类。这就是这个形象的价值所在，也或许是这部小说的主要价值所在吧！

由于我不懂韩文，故不知道下了不少工夫的金宰民君在翻译时是否达到了“信、雅、达”的标准。我

只是作为《扭曲了的英雄》中译本的最早读者之一，谈了一点感想。我希望这部小说的中译本的出版，能促进中韩文化交流的展开，也希望金宰民君能再接再厉，为促进中韩文化的交流而不断作出贡献！

黄霖

1994年12月2日

扭曲了的英雄

已经快30年了，总是回想起那年从春到秋的孤独，那些耗神费力的争吵。其实，多少年来，生活也不过和那年一样沉闷和黯淡。那种吵架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仿佛现在也是那样，无法摆脱那种感觉。

自由党政权力量鼎盛的那年3月中旬，我离开首尔(汉城)的那所名牌小学，——我曾那样自豪地从那里进进出出，来到一所冷僻的乡下小学。搬家的原因是做公务员的爸爸被贬了职。那一年，我才12岁，上小学5年级。

转学的第一天母亲拉着我的手走进去的Y学校，让我感到无比失望。从前我看惯了红墙高耸的主楼，排列整齐的校舍，所以在我看来，这样陈旧的日本式的水泥建筑，这样用涂黑沥青木板搭起的临时校舍，真是简陋之至。这使我突然像落魄的小公子一样，荒谬地沉浸在感伤之中。抛开校舍的大小好坏不谈，在一个年级有16个班级的学校读过书的我，对于一个年级只有6个班级的学校是没法高看

的；曾在男女合班读过书的我，如今对于男女严格的分班，更是觉得无比的土里土气。

更何况，那个寒酸的教师办公室，也只是一间教室而已。里面的老师也同乡间农夫一样，整日无精打采地坐着，吸着旱烟。而我从前进出的教师办公室，在整个首坞尔的学校中，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它是那么宽敞明净，老师也都是开朗整洁的人。

母亲把我拖进教师办公室的时候，走上来迎接的老师，与我的期望相差太远了。我期望的老师最好是美丽和蔼的女老师，至少也应该是细心而有风度的。再怎样，把米酒的白渍留在西装袖口，总是不能原谅的。更别提什么梳得干净、抹好头油的头发，就是那张脸有没有洗过都令人怀疑。对于母亲的话，他也只是敷衍了事。他是我的班主任吗？坦白地说，我真的很失望。在那一刻，我仿佛已经预感到今后一年的那段恶运。

果然，那个恶运在片刻后的新生介绍中就已露出端倪：

“我们班新来了个学生韩炳泰。从今以后，大家要愉快相处。”

就只有这样一句简单的介绍，然后就发配我坐到后面的空位子上，开始上课了。而首坞尔的老师，对于新转来的学生，是多么重视，有着多么令人自豪的介绍啊。我一面总是想起这些，一面更加无法抑制自己别扭的感觉。不是要很大的夸奖，至少要将我值得骄傲的地方告诉同学，这样我才能希望有一个

好的开始，有一个互帮互助的友好关系。

那时我有几点很自以为荣。第一是功课，虽不总是第一名，但在别具特色的首坞尔的一流学校中，前五名总还是排得上的。而且，无论老师还是同学都和我有较好的感情，从来不受欺辱也是我暗自得意的地方。再说，我对绘画也有与众不同的技巧。虽未横扫全国儿童美术大赛，但在首坞尔大赛上拿个特等奖还是不成问题的。关于我的成绩和绘画，母亲好像也强调了好几次，可班主任显然是毫不放在眼里的。有时候父亲的职业也会给我增添力量。虽然爸爸从首都狠狠地被贬到了那个小地方，但在那里也还是数一数二的高级公务员啊！

更别扭的是同学们也跟老师一样。在首坞尔有新生转入时，一到休息时间，同学们会迫不及待地围过来，问这问那。功课怎样啊，有力气吗？家境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些都算是将来交往所需的基本资料。但这里的同学也和老师一样对我漠不关心。休息的时候，就只是那么晃来晃去地偷偷瞟上一眼。直到吃午饭的时候，才有几个人推推搡搡地走过来，所问的也无非是坐没坐过电车啊，看没看过南大门（韩国国宝一号，前称崇礼门，韩国首坞尔四大门之一，为南面正门）啊，或是钦佩羡慕地看看我的高级学习用品。

事情已快过去 30 年，而今留得转学那天最鲜明的记忆，该说是跟严石大的见面了。

“全都让开！”

同学们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围着我，无聊地问这问那，忽然从他们身后传来一声低低的喝斥。那种大人一样的变声期后的声音，让什么也不知道的我，以为是班主任进来了。同学们一下子就散开了，我也吃惊地回望——在中间行列的最后一个孩子，挺立地坐下，轻轻地向这边看了一眼。

虽然同班还只一个小时，但那个学生我也认出来了。他就是班主任第一次领我进教室时，喊“立正”、“敬礼”，像是班长的那个。不过使我之所以从相差不多的多名学生中立刻认出他来，除了他是班长，更重要的是他那坐下比人高一头的个子和他的眼神。

“是韩炳泰吗？到这边来！”

他又用刚才那样的很低但很有力的声音说。他一个手指都未动，但我差点就站起来。那是他的眼神，一种奇怪的力量吸引了我。

不过，首尔孩子的顽强、好胜的心控制了我。这是第一次斗争——我忽然打算对抗到底了。如果第一次就败下来，今后的日子就难过了。我暗暗这样想。别的孩子不知为何几乎绝对的服从，使我看上去更有了一种奇妙的傲气。

“为什么？”

我挺了挺身板冷静地反问。他则嘿嘿地笑了。

“我有话跟你说！”

“你有话，你过来！”

“什么？”

刹那间，他的眼睛向上一扬，但马上装做什么也没听到似的，又像刚才那样笑了。他并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但他的眼神太锐利了，使我不敢正视。反正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反正是一场斗争，——我这样想着，就拚足了全身的力气对抗着。他旁边的两个高高的男孩子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站起来，兔崽子！”

两个人都气势汹汹，好像马上要扑过来似的。估计如果真的动起武来，这两个小子，哪个都不是好对付的。我头一热，猛地站起来。其中一个一把抓住我的领子，大吼起来：

“兔崽子，严石大让你过去！班长让你过去！！”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严石大”这3个字，这个名字在这一瞬间就牢牢地进入我的记忆——不是因为这3个字，而是他说出这3个字时，那特别的语气。在我听来，就好像是在喊一个崇高的、伟大的人物的名字，那样地毕恭毕敬，那样地充满服从。

但是，我不知有什么理由可以屈服，可以后退——后面有50多双眼睛在看着我。

“你们是谁？”

“我是体育委员，他是生活委员！”

“那这关你们什么事？”

“严石大，班长，让你过去！”

原来我在他面前必须俯首贴耳的唯一理由就是——他是严石大，他是班长！我现在才感到这不是寻常的事了。

从前在首坞尔，我所见到的班长大都和力气大小是毫不相关的。家里富有，或运动很好而享有声誉，可以做班长。但最普遍的，还是按成绩好坏决定班长、班副的。班长除了名称好听，实际上也只是联络老师和同学的小当差。虽然也有很有力气的孩子，但欺压、使唤别人的现象是几乎没有的。而且，班长还要选举，那种欺压别人的人，也是别的孩子所不能容忍的。但是那天我却见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新班长。

“班长算什么？班长叫我，就一定要马上跑过去吗？”我像首坞尔的下人一样，固执地做最后的挣扎。

那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话音刚落，就听观看的孩子们忽然大笑起来，就好像我说了什么可笑的错话。那两个威胁我的孩子，那个严石大，还有那50几名同学都哄笑起来。我糊涂了。

我刚定下神，想着自己的话究竟哪里可笑，那个生活委员忍住了笑，问我：

“那么说，班长叫可以不去了？什么学校？从哪里来的？你们班连班长都没有吗？”

那么，是我的意识无可奈何地投降了吗？我突然感觉像是做错了事，产生了一种是老师叫我，而我却执拗地不肯过去的错觉，或者也可能是由于孩子们依然不停的笑声压得我故意产生这样的感情？

我踌躇着走到严石大面前，他已不是那副大笑的样子，而是一种很和气的微笑，他问：

“到我跟前来一下，那么难吗？”

声音也不像刚才那样生硬，而是很柔和。我被这种宽容的态度吓了一跳，又摇了摇头。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却还是深深的拒绝感，我好不容易才把它压下去，免得又要节外生枝，惹是生非。

严石大确实是个不同寻常的孩子，他很快地就消除了我被迫到他面前的不快，而且连我对班主任的不满也消除了。

“你在首坞尔什么小学呢？多大？当然是比我们学校好得多吧？”

他首先这样问，就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为我的学校——3 年级超过 20 个班，有近 60 年的传统，在升学考试中有 90 名考入京畿中学（现已平均化，无分别）的首坞尔学校感到骄傲。

“功课怎样？在那里第几名？还有什么特长呢？”

他又这样问。我在 4 年级时国文课领过奖学金（那时已设单科奖金），而且那年秋天在景福宫（韩李朝太祖三年〔1394〕建的宫殿，现在首坞尔）办的儿童画展中领过特等奖。这样，我的回答自然又有许多的骄傲。

不仅仅这样，他好像读过我的心似的，还问了我父亲的职业。凭着他，我不曾给同学们留下自吹自擂的感觉，却把我的家境，坐县次座的父亲，家里有收音机，有 3 个大挂钟的富裕，都表露在孩子们面前了。

“这样啊，那么……”

听完了我全部的故事，严石大像大人一样，双手交叉在胸前，好像沉思似的，又用手一指他那行最前的座位说：

“你坐那儿！那儿是你的位置！”

那突然地一指，使我精神一振：

“老师让我坐那儿……”

突然又复活了首坞尔的记忆而顶起嘴来，但一开始的勇气却荡然无存。严石大像没听到我的话似的，说：

“喂，金荣秀，你跟韩炳泰换座位！”

石大对那个孩子一说，他二话没有，就准备好了书包。那种绝对的服从似一股强大的力量压迫着我，我迟疑地想抵抗一下，但还是换了座位。

接着，那天又发生了两件我前所未闻的事。

一件是中午吃饭的时候。石大跟我的对话结束后，严石大的饭盒就放在桌子上，孩子们也都开始打开饭盒。其中四五个孩子拿着什么东西走向石大的桌子，看上去最后放下的有蒸过的红薯、鸡蛋、炒豆、苹果等等。后来一个坐第一排的孩子，在瓷杯中倒了水，恭恭敬敬地放在石大面前，就好像郊游时对待班主任似的。而且石大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就全部收下了，最多是对带鸡蛋的孩子微笑一下而已。

又一件是第五节课休息时。我旁边的两个孩子不知为什么打了起来，一个孩子流了鼻血。围观的孩子把其他事都放下，先去找严石大，就像首坞尔的孩子出了大事先找老师一样。而随后而来的严石